

## 幾代人的民主

周四黃昏，民主女神像前，我捲起衫袖，翹起雙手，旁聽中大學生會發起的罷課論壇。環顧四周，盡是鮮色的拖鞋、搶眼的短褲，以及奪目的青春。我身穿恤衫，腳踏布鞋，混在其中，明顯格格不入。

五時四十分，論壇開始，穿皮鞋西褲的蔡子強神色凝重，率先開口。身為上一代的中大學生會會長，他首先談起三十年前的自己和「民主回歸派」怎樣「很傻很天真」，錯信中央承諾，以為「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」。他向眼前的下一代自認「於心有愧」，表明同代人需要急切反省。聽畢，我雙唇微震，心情翻滾，幾組詞語懸浮腦海：上一代、同一代、下一代、民主。

我從來不是世代論的擁躉。但這一次，我想破例由自己出發，談一點世代。

我出生於八十年代，和許多同代人一樣，近月最常參與的假日活動，名叫「去飲」。也難怪，這代人臨近（或已過）三十，許多都自動走上人生的高速公路，結婚的結婚，供樓的供樓，升職的升職，進修的進修。踏入這個年紀，我們開始遵照遊戲規則，攀爬社會階梯，更開始渴望自己的人生裏頭，有多幾件可以實質抓住的東西，例如磚頭、證書；少一點難以量化的虛浮概念，例如「爭取民主」。

請別誤會，這一代人依然肉緊民主。我們受〇三七一啓蒙，後又為天星、皇后、菜園，流過不少汗水。幾年過去，這代人離開校園，進入社會，告別拖鞋，換上皮鞋。作為曾經被放大審視的「八十後」，我們望見「民主」兩個大字，雙眼依舊發光；每晚上網，我們繼續痛罵政府，鞭撻建制，大鳴大放。但談到現實生活裏的抗爭，我們開始舉起算盤，踟躕不前。也許改變的熱情仍在，但抗爭的成本卻愈來愈大，甚至開始大得我們難以承受。

我這代人習慣遊行，從不介意付出寶貴的公眾假期，步上街頭，追求民主。但當這種表達異議的方式逐漸失效，我們也就猶豫——是不是要再委身一點、激烈一點？但激烈委身的代價，我又付得起嗎？過去幾個月，我聽過十分有心的同代人說，「每天都在問自己願意走多前、投入多少精力和時間，是否怕被捕」；更聽過許多同樣有心的朋友說，「我支持佔中，但真的參與不了。」這代人不是沒想過盤坐公路，爭取民主，但面對走上了高速公路的人生軌跡，我們逐漸不知所措。

人大落閘，群魔亂舞，這一代人其實不太憤怒（至少與上一代相比），甚至有點故作漠然——不是不着緊，而是大家心底根本沒抱有太多的幻想，也不曾真正相信中央會賜予民主。也許是過往的經驗影響，我們始終堅信民眾的力量有能力改變社會，正如大家仍然反覆提及的反廿三條、反國教運動。只不過我們中間有許多人，也寧願將改變社會的棒子，交付穿拖鞋的下一代——哪管我們或許從未握緊那根棒。這代人最近怕看新聞，有時更喜歡看《香港人漂流記》，讓自己入睡時暗自猜想：其實趁年輕[移民台灣](#)，可不可行？

太多人在尋求退路

這個星期，我第一萬零一次聽見有心人慨嘆「香港已死」、「這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」。在這一天，我倒想問同代人，也問問自己，如果不願漂流，如果仍要爭取光明，除了交棒，我們這一代究竟還願意付出什麼？

許多人喜歡用「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」來為自己開脫。九月一日的開學禮上，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發言，表明「我們避無可避亦退無可退」，鼓勵同窗毅然面對時代的挑戰。無退路，可能因為時代挑戰，更可能因為太多人在尋求退路。

過去幾天，民主風雨飄搖，幾乎石沉大海。走在最前，甚至嘗試出海打撈的，再次是香港最年輕的一代。他們生於九十年代，與彭定康素未謀面，對回歸前的香港沒有絲毫印象。他們知道〇三七一是香港社會重要里程碑，但同樣曉得這塊石板跟自己沒太大關係，因為他們中間，更多人都是因為「反國教」而關心政治（或被政治關心）。

這一代人沒有「民主回歸」的包袱，也沒有「和理非非」的偏執。為了民主（當然他們當中有許多未必真的單純為

了「民主」），他們既在網上大呼小叫，也逐漸活躍街頭，成為抗爭的中堅分子——七月二日預演佔中，被捕的511人當中，不少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。可以預期的是，未來這段「長期民主抗爭」當中，他們的角色會愈來愈吃重。罷課是第一步，不過他們似乎也不打算為之後鋪排退路。

大人有做好本分嗎？

周四黃昏，我在民主女神像前為學生們的拖鞋、短褲和青春感動，但同時也禁不住在想——為何年輕人永遠都是爭取民主的先頭部隊？因為「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」？因為他們才有時間、夠天真，可以扮演《國王的新衣》裏那懵懂小孩的角色？還是因為大人們都未曾做好本分，一邊抗拒交棒，一邊推卸責任？

這幾天，佔中策略引起爭議。為此，我翻揭戴耀廷去年的訪問，嘗試重溯運動的起點，然後發現這場運動最錯的，不是教授口中的「嚇不死中央」，也不是網民愛講的「只講不做」，而是一一中年人的付出太少，年輕人的參與太多——明顯有違初衷。這不是佔中三子的問題，而是如蔡子強所說，乃需要一整代人急切反思的問題。

這個星期，有一代人明顯在哀鳴。人大一錘定音以後，方志恆感慨（「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」），戴耀廷擊鼓（「香港民主進程及一國兩制最黑暗一天」），蔡子強悲嘆（「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」）；湯家驊在鏡頭前痛哭流涕，然後撰文說自己「萬念俱灰」、「心灰意冷」，過去十年從政的努力，就此付諸東流。

這種心情，我同情、理解，但同樣有保留。上一代人為了香港民主，既有心，也做過許多好事，這是《前途解密三十後》雖然遺漏但也推不翻的客觀事實。不過問題是，現在回想，這些好事，當中有許多原來都是「好心做壞事」，一代人的理想，一代人的赤子之心，被利用了，被瞞騙了。

重拾勇氣反思自己願付出什麼

現在肯定不是冷嘲熱諷、追究責任的時候。然而，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時代，前浪除了被推走（當然，實情是更多不願被推走）、悲鳴、落幕，甚至學效周永恆，自認人渣，激動道歉，究竟還可以做什麼？是繼續高舉「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」？還是拒絕推諉，在關鍵時候脫下皮鞋，把餘下人生奉獻馬路？我不屬於那一代，無法代答，更不想質疑。我只想上一代人在沮喪的同時，也不忘拾回思考的勇氣：「我願意走多前、投入多少精力和時間？是否怕被捕？」

已經上位的上一代人，是時候為下一代做點好事。去年明志的佔中十死士，本來有這樣的意思，可是中央機器一發動，十個佔中的中年——特別是從商的三個——有人疾呼「我恐懼」，有人的專欄被裁，有人被突然轉軌。上一代人是當下社會的主流，他們肩負上膝下滿是包袱，要守要鬥，比起之後那幾代人，肯定更艱巨、更險峻。只是，大家願意看見高牆之下，只有短褲和拖鞋嗎？

期待幾代香港人翻滾心情，反思歷史，叩問同代。然後一同捲起衫袖，踏上征途。

文 阿果